





麟寶卷之三十三

襄公五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左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

晉人執邾子

左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

公至自伐齊

公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未圍齊也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為抑齊為其亟伐也或曰為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

為其子  
傷反  
處昌呂  
反



復扶又

穀春秋之義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  
伐者則以會致祝柯之盟盟復伐齊與曰非也然  
則何為以伐致也曰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  
地

取邾田自漵水

漵好號反

左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漵水歸之于我  
公其言自漵水何以漵為竟也何言乎以漵為竟  
漵移也

穀軋辭也其不日惡盟也

左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

先悉  
反慶  
公反  
丁但反  
疽七余  
反癘于  
羊反樂  
張慮反  
肉音納

軍尉司馬司空輿尉侯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  
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痺疽生瘍於  
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句請  
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  
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樂懷子  
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  
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口吾  
淺之為丈夫也

季孫宿如晉

左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



膏雨如  
字常膏  
去報反

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  
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

賦六月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左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  
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  
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  
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  
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

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  
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左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鬻聲姬生光  
以爲大子諸子仲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  
戎子戎子請以爲大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  
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  
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  
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大子夙  
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



句古侯  
反漬音  
豆

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  
市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  
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公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  
於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  
進退在大夫也

穀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  
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為未畢也君不尸小  
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讓矣

軍常術  
反

士句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為士句者宜奈何  
宜燹帷而歸命乎介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左齊崔杼殺高厚  
于灑藍而兼其室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難乃且  
反下同

左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

守手又  
反

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  
甲守甲辰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

媯居危  
反

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  
士子孔圭媯之子也圭媯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



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為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

冬葬齊靈公

匡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

聞師將傅食高唐人殖綽工僕會夜緹納師臨衛

于軍緹直偽反

城西郭

僕力候反臨胡改反

左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左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

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日盼敢不承命

城武城

左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左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市然反

許乙反



左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左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左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左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

與青

呼火故

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滅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

穀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惡烏路



季孫宿如宋

褚張呂反

麗力馳反

左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左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求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從才用反詰起吉反紇悵發反

去欺呂反下並同

左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劔帶是賞盜也賞



度待洛  
反

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  
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  
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  
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  
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  
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已壹  
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  
雖賤必書重地也

穀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  
漆問丘不言及小大敵也

左夏楚子庚卒楚子使遽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  
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  
方暑闕地下水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  
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  
為令尹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左欒桓子娶于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  
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欒祁與其  
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

商古典  
反未於  
陸反解  
息凌反



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相主而專政矣曰  
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  
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  
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  
為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  
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  
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清邴豫董叔邴  
師申書羊舌虎叔罷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  
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  
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

反施式鼓

反罷彼皮

反為于偽

反行下孟

反嗎人實

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  
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  
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  
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  
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  
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  
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  
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  
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  
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



右音又

朝直遙  
反

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  
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  
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  
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  
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  
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  
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  
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  
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嬖之故羊舌  
氏之族及於難

天  
字手又

任音壬

轅音袁

**左**樂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  
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  
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  
焉其子厲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  
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厲之罪臣戮  
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  
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樂氏  
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轅轅

**國**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  
遂羣賊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民



反厭間

志無厭禍敗無已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  
陽畢對曰本根猶樹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  
已也今若大其柯去其枝葉絕其根本可以少間  
公曰子實圖之陽畢曰圖在明訓明訓在威權威  
權在君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亦  
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是遂威而遠  
權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若從則民心皆  
可畜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生若不偷生則  
莫思亂矣且夫樂氏之誣晉國也久矣樂書實覆  
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若滅樂氏則民威矣今吾若

道音道  
下同

數所至  
反

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威與懷各  
當其所則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君  
曰樂書立吾先君樂盈不獲罪如何陽畢曰夫正  
國者不可以暱於權行權不可以隱於私暱於權  
則民不道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政不行何以道  
民民之不道亦無君矣則其爲暱與隱也復產害  
矣且勤君身君其圖之若愛樂盈則明逐羣賊而  
以國倫數而遣之厚戒箴國以待之彼若求逞志  
而報於君罪孰大焉滅之猶少彼若不敢而遠逃  
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公許諾



刺七賜  
反

盡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欒盈欒盈  
出奔楚遂令於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於先君  
而子孫不育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居三年欒盈  
晝入爲賊于絳范宣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宮欒盈  
不克出曲奔沃遂刺欒盈滅欒氏是以沒平公之身  
無內亂也

欒懷子之出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從欒氏者爲  
大戮施欒氏之臣辛俞行吏執而獻之公公曰國  
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  
曰無從欒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

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  
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國世隸  
欒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  
君者爲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公  
說固止之不可厚賂之辭曰臣嘗陳辭矣心以守  
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賜是隋其前言  
君問而陳辭未還而逆之何以事君君知其不可  
得也乃遣之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

任音壬

左會於商任錮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不立是以亂也

左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欒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

先去声  
與音預  
還音旋  
為于偽  
反

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亦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左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穆叔

過古禾  
反御魚  
呂反



使人所  
吏反

少詩照  
反

戲許宜  
反

夏四月

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  
匿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  
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  
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  
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  
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  
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  
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  
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

差勸宜  
反

夏戶雅

反下直

夏同

耐直又

反與音

類

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  
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  
臣隨於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  
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  
于君見於常耐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  
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  
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  
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  
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  
而剪為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



事實重圖之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左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

九月鄭公子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

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巳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左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左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

復扶又反



轅音患

復快又  
反齧魚  
綺反

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  
 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  
 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  
 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  
 王遂殺子南于朝轅觀起于四竟子南之臣謂棄  
 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  
 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  
 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  
 遂縊而死復使蓬子馮為令尹公子齮為司馬屈  
 建為莫敖有寵於蓬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

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  
 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  
 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  
 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  
 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  
 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  
 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  
 之

佐鄭游販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  
 邑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于展廢良而立大

反  
駭音反



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  
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  
惡也

麟寶卷之三十三終

麟寶卷之三十四

襄公六年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古害反

夏邾畀我來奔畀必利反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左**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

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  
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

從才用  
反



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析呈曆  
反勝以  
證反藩  
方元反

[左]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勝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

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鮪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

讀其文  
反



辨佳賣  
反後七  
雷反經  
直結反

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  
墨縶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國宮范鞅  
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  
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遵吾子  
鞅請駮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  
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  
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  
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  
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  
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

卒子忽  
反

覆芳服  
反斷丁  
管反

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  
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師卒欒氏退攝車  
從之遇欒樂日樂勉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  
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  
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公曲沃者何晉之邑也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  
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召時照  
反  
擊之鼓  
反

左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申  
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曹開御戎晏



廣古曠  
反  
胙起居  
反跳徒  
彫反殿  
丁練反  
復戶雅  
反御寇  
魚呂反

父戎爲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爲右啓牢  
成御襄罷師狼遽疏爲右胙商子車御侯朝桓跳  
爲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燭庸之  
越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  
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  
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  
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  
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  
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  
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

廣古曠  
反  
胙起居  
反跳徒  
彫反殿  
丁練反  
復戶雅  
反御寇  
魚呂反

君以義猶自抑也况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  
爲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熒庭戊郟邵封  
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  
之獲晏釐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雍於用反

公曷爲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

穀言救後次非救也

已卯仲孫速卒

左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  
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

注假  
反



爲于僞  
反缺于  
擊反下  
同重去  
聲  
天  
聲  
仕居

舍書

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  
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  
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而重  
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  
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懼  
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  
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  
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  
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  
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

惡鳥路  
及下惡  
我惡子  
同駟側  
留反好  
呼報反  
及  
羯居謂

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  
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  
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  
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  
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季孫至入  
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  
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  
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  
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  
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



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  
亡無日矣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反 紇恨發

左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

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

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

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

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為而死繼

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

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

反 辟婢亦  
反 從才用

反 姪大結

加去声

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

之罪非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

禍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

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

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

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

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

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母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

殺嫡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母或如叔孫僑如欲廢

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叔

友 覆芳辰



居音基

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叔乎

晉人殺欒盈

左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魋出奔宋

齊侯襲莒

左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還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

且子餘  
夏下同  
難前力  
夏華戶  
北夏  
清夏

惡鳥路  
反

與音預

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左齊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宥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

知之音



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怨施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左]**春穆叔如皆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甸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

上掌  
反夏戶  
雅反

不

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枋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大者不可謂不朽

**[國]**魯襄公使叔孫穆子來聘范宣子問焉曰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子未對宣子曰昔甸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周卑晉繼之為范氏其此之謂乎對曰以豹之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先大夫臧文仲其身沒矣其言立於後世此之謂死而不朽

**[左]**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



後思

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那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

為子偽  
反  
相息亮  
反

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于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

仲孫羯帥師侵齊

**左**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夏楚子伐吳

**左**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左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蘧啟疆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遠啓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大水

咽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鬪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數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數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

雍於勇  
反  
墮許規  
反

破班塵  
反  
庫皮  
反  
彼反地  
盧氏反  
差才何  
反

湛丁南  
反又水  
心反  
埋於真  
反

密古崇  
字餘

比必二  
反

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唐汚庫以鍾其美是故聚不地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庫庫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密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於羣生共之從孫四



道音道

汨音骨

下同

隩於六

燿音闡

初祥耳  
天夏戶  
雅反

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道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  
 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  
 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  
 無災燁神無閒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  
 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  
 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姁氏曰有夏謂其能以  
 嘉祉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  
 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  
 也此一王四伯豈繁多寵皆亡王之後唯能釐舉  
 嘉義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杞鄫

豔滿北

不獲待  
落反下  
度於同

猶在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  
 迄於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悞淫之心間之故亡  
 其氏姓踣弊不振絕後無主堙替隸圉夫亡者豈  
 繫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  
 時之序不度明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  
 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間之  
 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穌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  
 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  
 啟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  
 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



滑古忽

反過古禾

反駢求眉

反旗云俱

兆

反旄音

繇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  
 之神使至於爭明以防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  
 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雖者嘗焉佐  
 鬪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詩曰四牡騤騤  
 旃旒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  
 為荼毒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  
 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王將防鬪川以飾宮是  
 飾亂而佐鬪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  
 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  
 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寧

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  
 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  
 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  
 十五其不濟乎吾朝夕儆懼曰其何德之脩而少  
 光王室以逆天休王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之王  
 無亦鑒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上不象天而  
 下不儀地中不蘇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而蔑  
 棄五則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為  
 隸下夷於民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  
 者而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勲力子孫豐厚令聞不



徼古堯  
反

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猷畝  
由欲亂民也猷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  
有異焉詩云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將焉用飾  
宮以徼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  
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  
之前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皆亡王  
之為也上下儀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  
從象小不從文上非天形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  
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  
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

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左**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  
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

卜宛射大吉子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  
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

幣與附  
反躒力  
狄反宛  
於元反  
射食亦  
反部滿



口反婁  
力口反  
廣古曠  
反下乘  
繼證反  
下同轉  
張戀反  
射食亦  
反  
曩奴黨  
反怯去  
業反亟  
紀力反

栢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  
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  
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冑于橐而冑入壘  
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  
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  
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  
孫之亟也

楚子自棘澤還使蘧啟疆帥師送陳無宇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左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左齊人城郊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

賜之大路

大饑

穀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

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

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

弛候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

大侵之禮也

嗛口簞  
反  
塗鳥路  
反又同  
都反弛  
式至反  
廷道候  
反



證魚據反

下戶嫁反夫音  
扶知音  
智豐許  
覲反

佐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麟史卷之三十四終

麟寶卷之三十五

襄公七

二十

有

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杼直呂反

左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左齊崇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崇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崇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

取七慮反下同



賈于敏  
反繇直  
救反

發力之  
友

間去声

說音悅

為下偽

反下莒

為同且

子余反

從才用  
反

于胡且

反擲側

柳反射

食亦反

僕力侯

反說他

活反帑

音奴弁

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  
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  
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  
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  
也崔子曰發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  
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  
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  
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  
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  
于之役故莒子朝於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

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  
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  
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  
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  
宮陪臣于擲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之中  
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  
襄伊僕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堂至復命不說弁  
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  
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  
殺驪蔑于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



為並于  
偽反

暱女乙  
反任音  
王枕之  
鳴反

舍音捨  
下舍之  
同還音  
旋

歆所洽  
反

縛宜轉  
推他回  
反  
暱女乙  
反  
奔於檢  
反  
枕之鳩  
反  
食馬  
音嗣

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  
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  
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  
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  
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  
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服  
而哭之與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  
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  
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  
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

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  
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歆辛巳公與大夫及  
莒子盟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  
書而殺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  
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闔丘嬰以帷縛其  
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  
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  
納之行及奔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  
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  
出奔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



襄所甲  
反  
鐸音必

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妻  
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  
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  
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  
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  
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含有罪  
以靖小國君之患也寡君聞命矣

隰祥入  
反  
鉏鉏仕  
居反帥  
所類反  
守手又  
反

宛於元  
反

左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  
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隧音遂

左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  
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

下去聲

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  
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

車公曰舍而毋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  
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

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

御魚呂  
反  
免音  
問



別彼列

反累力

追反繫

陟立反

見形旬

反後方

弗反

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繫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公至自會龍重直反

左齊成故也趙文子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

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左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蘧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楚蘧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蕩為莫敖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伐木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父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私卒誘之簡

驤蒲賢  
反墊丁念



陳直觀  
友

傳音附

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  
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  
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  
之吳人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為子之功也  
以與薦掩

冬鄭公夏帥師伐陳

左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  
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  
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

關於葛  
反

皮米  
反億於  
力反

辟聲亦  
反

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  
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  
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  
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威公播蕩又我之自  
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  
親介恃楚眾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有往  
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  
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天誘其衷敝  
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  
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



圻音祁  
衰初危  
反

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  
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  
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  
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  
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  
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  
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  
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  
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佐**楚蔣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蔣掩

皮待洛  
反

偃於建

反町徒

頂反楯

食光反

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  
偃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量入脩賦賦車籍馬  
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魚反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於葛反

輕遣政  
反射食  
亦反下  
同疆居  
良反

**左**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  
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  
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墻  
以射之卒

**穀**以伐楚之事門于曹卒也于巢者外乎楚也門  
于巢乃伐楚也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



見賢編  
反下同

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  
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吳子謁伐  
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剗反舍而卒古  
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  
吳子之自輕也

反 語魚據  
[左]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  
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  
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  
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  
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

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  
聞之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說遑恤我後者甯子  
可謂不惜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  
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  
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  
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  
哀也哉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

解佳賣  
反 勝音升



鍼其蕪  
反負余  
紛反

昇步卜  
反

左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邾其五月秦晉爲成晉  
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春秦  
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負行人子  
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  
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  
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負  
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  
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  
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  
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國秦景公使其弟鍼來求成叔向命召行人子負  
行人子朱曰朱也在此叔向曰召子負子朱曰朱  
也當御叔向曰盼也欲子負之對客也子朱怒曰  
皆君之臣也班爵同何以黜朱也撫劍就之叔向  
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子孫饗之不  
集三軍之事暴骨夫子負道賓主之言無私子常  
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拂衣從之人救之  
平公聞之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侍  
曰公室懼卑其臣不心競而力爭  
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



鳩音晏  
搏伯各

反禮於計

反祖女大  
反怩音  
趣古句

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脩詩以詠之脩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平公射鳩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君告之叔向日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為大甲以封于晉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鳩不死搏之不得揚吾君之耻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怩怩顏乃趣赦之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

比毗志  
反下同

反別彼烈

鮮平聲  
為去聲  
強具大

反暖于卷

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籍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日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已利已而忘君別也

辛卯甯喜弑其君剽剽匹妙反

左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妣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妣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妣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遽伯玉伯玉曰瑗



畜許六  
反使所吏

守手又  
反

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  
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于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  
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  
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  
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巳死無日矣悼  
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  
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巳孫文子在戚孫嘉  
聘於齊孫襄居守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  
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  
甯子復攻孫氏克之殺子叔及太子角

**穀**此不正其日何也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左**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

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  
周旋戮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衎若旦反

**左**甲午衛侯入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

道逆者自車楫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公至使讓

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

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

竟音境  
領戶感  
反



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  
負羈縶以從扞牧圍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  
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  
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左**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殖綽伐  
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  
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圍雍鉏獲殖綽復愬于晉  
鄭伯賞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  
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  
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此且子展之

先采薦  
反下同

殺色界  
反

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  
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左**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  
子來聘召公也

**左**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  
五月至于城麋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  
戍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伯州犂  
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  
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

爲于僞  
反

康俱倫  
以頡戶  
之戍尚  
豫反封  
戍音恤



董居忍反

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戌城麋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太叔為令正以為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伯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子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

女音汝

嘉戶嫁反

藜音六

禘他彫反

偽臣于偽反

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士弱氏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藜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日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危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



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  
乃許歸衛侯叔向日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  
展儉而壹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痤才何反

左初宋芮司徒生女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  
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  
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太  
子痤美而狠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爲  
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  
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

蒞如銳

展力至  
反惡烏  
同路反下

遠于也

反歆口感

反聒古活

反亨音耕

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  
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  
請往也遣之至則歆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  
太子將爲亂旣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  
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  
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  
召而使請曰日中不求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  
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太子公徐聞其無罪  
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  
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圍人歸



先悉

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晉人執衛甯喜

公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不以其罪執之也  
左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子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

史所

遇之于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

殄徒典  
反庫在



辭反又  
戶雅反

爲之于  
僞反下  
爲之同  
既於據  
反

殿丁練  
反  
寗勅彫  
反

敗必進  
反  
麗力知  
反

鄙許六  
反

鬼所留  
反  
未葦音  
靡陳直  
觀反下  
同

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  
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  
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  
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  
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  
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  
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  
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  
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  
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寗

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  
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  
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  
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  
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鄙以爲謀主彭城  
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  
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  
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  
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  
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



雍於勇

罷蒲逃

反責扶云

反行戶部

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  
 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  
 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  
 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  
 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  
 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  
 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  
 以當之樂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  
 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  
 王夷師燔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

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  
 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矣而亡君大夫謂  
 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  
 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  
 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  
 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椒當作

國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有臯而亡康王以湫  
 舉為遣之湫舉奔鄭將遂奔晉蔡聲子將如晉遇  
 之於鄭郊饗之以壁侑日子尚良食二先子其皆  
 相子尚能事晉君以為諸侯主辭曰非所願也若



廣古曠  
反

得歸骨於楚死且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  
湫舉降三拜納其乘馬聲子受之還見令尹子木  
與之語曰子雖兄弟於晉然蔡吾甥也二國孰賢  
對曰晉卿不若楚其大夫則賢其大夫皆卿才也  
若祀梓皮革焉楚實遺之雖楚有材不能用也子  
木曰彼有公族甥舅若之何其遺之材也對曰昔  
令尹子元之難或譖王孫啟於成王王弗是王孫  
啟奔晉晉人用之及城濮之役晉將遁矣王孫啟  
與於軍事謂先軫曰唯是師也唯子玉欲之與王  
心違故唯東宮與西廣實來諸侯之從之隣者半

師所  
反還音  
旋

矣若敖氏離矣楚師必敗何故去之先軫從之大  
敗楚師則王孫啟之為也昔莊王方弱申公子儀  
父為師王子燮為傅使師崇子孔帥師以伐舒燮  
及儀父施二帥而分其室師還至則以王如廬廬  
戢黎殺二子而復王 或譖析公臣於王王弗是  
析公奔晉晉人用之實譖敗楚使不規東夏則析  
公之為也昔離子之父兄譖離子於恭王王弗是  
離子奔晉晉人用之及鄢之役晉將遁矣雍子與  
於軍事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  
若易中下楚必歆之若合而函吾中吾上下必敗

函脂南  
反



萃秦醉  
反

相爾克  
反

愀子小  
反

還言旋

其左右則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樂書從之  
大敗楚師王親面傷則離子之為也昔陳公子夏  
為御叔取於鄭穆公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  
之使子南戮於諸侯室賜申公巫臣則又畀之子  
反卒於襄老襄老獲於邲二子爭之未有成恭王  
使巫臣聘於齊以夏姬行遂奔晉晉人用之實通  
吳晉使其子狐庸為行人於吳而教之射御道之  
伐楚至于今為患則申公巫臣之為也今湫舉取  
於王子牟子牟得臯而亡執政弗是謂湫舉曰女  
實遣之彼懼而奔鄭緬然引領南望曰庶幾赦吾

臯又弗圖也乃遂奔晉晉人用之矣彼若謀楚其  
亦必有豐敗也哉子木愀然曰夫子何如召之其  
來乎對曰亡人得生又何不來木曰不來則若之  
何對曰夫子不居矣春秋相事以還軫於諸侯未  
資東陽之盜使殺之其可乎不然不來矣子木曰  
不可我為楚卿而賂盜以賊一夫於晉非義也子  
為我召之吾倍其室乃使湫鳴召其父而復之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左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  
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左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于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葬許靈公

左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以是知平公

之失政也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

圃范宣子與蘇大夫爭田久而無成宣子欲攻之問於伯華伯華曰外有軍內有事赤也外事也不敢侵官且吾子之心有出焉可徵訊也問於孫林父孫林父曰族人所以事子也唯事是待問於張老張老曰老也以軍事承子非戎則非吾所知也問於祁奚祁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之有回內事



之邪大夫之貪是吾罪也若以軍官從子之私懼  
子之應且憎也問於籍偃籍偃曰偃以斧鉞從於  
張孟曰聽命焉若夫子之命也何二之有釋夫子  
而舉是反吾子也問於叔魚叔魚曰待吾為子戮  
之叔向聞之見宣子曰聞子與蘇未寧徧問於大  
夫又無決盜訪之訾拓訾拓直而博直能端辯之  
博能上下比之且吾子之家老也吾聞國家有大  
事必順於典刑而訪咨於耆老而後行之司馬侯  
見曰吾聞子有蘇之怒吾以為不信諸侯皆有  
二心是之不憂而怒蘇大夫非子之任也祁午見

訾子斯  
反和常  
隻反

著青苛

蘇祥入  
反

間古晏  
反  
行下孟

曰晉為諸侯盟主子為正卿若能靖端諸侯使服  
聽命於晉晉國其誰不為子從何必蘇盜蜜和和  
大以平小乎宣子問於訾拓訾拓對曰昔隰叔違  
周難於晉國生子輿為理以正於朝朝無姦官為  
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世及武子佐文襄為諸  
侯諸侯無二心及為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及為  
成師居太傅端刑法輯訓典國無姦民後之人可  
則是以受隨范及文子成晉荆之盟豐兄弟之國  
使無有間隙是以受郇欒今吾子嗣位於朝無姦  
行於國無邪民於是無四方之患而無外內之憂



卷之三十五  
賴三子之功而饗其祿位今既無事矣而非蘇於是加寵將何治爲宣子說乃益蘇田而與之和訾祏死范宣子謂獻子曰鞅乎昔者吾有訾祏也吾朝夕顧焉以相晉國且爲吾家今吾觀女也專則不能謀則無與將若之何對曰鞅也居處恭不敢安易敬學而好仁和於政而好其道謀於衆不以賈好私志雖衷不敢謂是也必長者之由宣子曰可以免身

左齊人城郊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實入介于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爲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







